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璅語

心如灰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

求生以害仁莊子所謂去義若執乎殺身以成仁莊子所謂就義若渴乎文山云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坤順乾而施生月遡日而明生

諧臣也顛宮也弄兒也媚子也婦女而須纓冠而倡也書戒頑童遠矣哉



人辭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書曰庶言同則繹疇剛同也惰者釜之勤者鍾之模範同也不善者怨之善學者庸之

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今日諷諫古云滑稽

虹食壘軍奪帥虹飲釜室利王家國之判異乎天人之際微矣

養隼而攫鸞鳳畜狸而搏鸚鵡狄梁呂申兩公一歎萬世鏡哉

雲糊天月藏明金在鑛火收熒

疾書多塗乙疾行多捷躋

塗乙卽塗註二字

鹽泉海目也油井水脂也

道者福之極也祥者福之榮也祐者福之胥也慶者福之交也叶其極衍其榮慎其胥定其交故曰君子受福小人徼福

辛伯曰竝后匹敵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又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韓非子曰內有疑妻之妾妾有疑適之子外有疑相之臣臣有疑君之權范無宇曰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故曰



日月暈於外其賊在於內謹避其所憎而禍在其所  
愛又曰尾大不掉末大必折

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菑必隕明忒  
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義無卑

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志敬而怠人心乘之  
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明乃哲哲乃明苓乃奮奮乃苓奮盛也苓落也鳥集  
之交初驩而後吐鳥巢之旅先笑而後號始龍卒蚓

化荃變茅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握而不見于手含而不見于口無翼而飛無脛而走

其珠之利乎照乘晒于鄰探領粉于津寶者殃國剖  
者災身害亦弘哉

文質不同寬猛殊庸循環從朔擇善而從逸詩曰九  
變復貫知言之選

性與情相表裏形與氣相首尾  
同由謂之道同得謂之德同善謂之性同靈謂之心

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聖人虛二以畫八卦八者  
偶之方也虛一以敘九疇九者奇之圓也卦以偶爲

用故有應則吉疇以奇爲用故有對則凶  
平準書譏橫斂之臣也貨殖傳譏好貨之君也太史



公之旨千載而下有趙汭知之懿哉  
蒼蔚朝濟國風唏菘菴盈室楚騷悲

當遜戒尾當集貴翔兩夜包晝重陰偶陽

周公不以夜行而慙影顏回不以夜浴而改容故曰  
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隳行

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  
人如聚聾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  
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君子蘊義生風小人蘊利生孽

榮孽卿之祿曷其沒矣鯁驕君之餌曷其止矣易曰

舍爾靈龜觀我朵頤

以水濟水吾何以知其旨也以錦緣錦吾何以知其  
綺也是故涇渭以涇清玉以礫貞輔以拂顯善以否形  
垂橐而往裊載而歸師學之益乎被褐而入衣錦而  
出友問之力乎故曰孚化之翼飛之  
六欲皆得其宜全生也六欲分得其宜虧生也六欲  
莫得其宜迫生也

怡淫之音出則滔蕩之心感矣感則百邪衆辟產矣

狂魄者形性相離也落魄者身世不羈也

魄音拓

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



至誠之不盡鳶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  
外典曰子知格物矣未知格物也

科雉隨兕強惻暴憐赤子非科雉乎黔首非隨兕乎  
天樹萬物聖人熙焉天酌羣言聖人施焉

舜欲旗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  
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  
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  
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又曰欲爲五帝而不成  
者三王是也欲爲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爲五  
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爲六國而不成者亡六國

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爲下矣  
矜莊殊序也肅邕殊處也虢啞殊時也嚴和殊宜也  
故逸禮曰聖王師至則清朝而侍友至則清殿而侍  
樂燕樂則左右侍御從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從容澤  
燕則廝役從故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見睫者不若身歷滕口者不若目擊

燔黍大享之濫觴也土鼓雲門之拳石也

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  
之運卽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

道



因物之性直也成物之形方也既直且方大在其中矣故曰直方大大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剝

啓口容聲皆至德步武履影皆懿則故曰口無擇言身無擇行

干霄蔽日巨木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故曰大噐晚成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黽故曰大音希聲

作噐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亾國之臣也

乾坤與六子竝列于八方冢宰與六卿竝分于六職

綱固在綱之中首豈出身之外哉書曰若綱在綱易曰元者體之長也

天之兩戒地之二條實相應也

天效以景地效以響律也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

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觀於海者難爲水遊聖門者難爲言

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于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

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昔人稱歐陽公文曰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輝光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詞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有似其人有味其言矣又謂學之不成必無精彩蓋論人欲盡學師舍短之說也

良玉不琢素以爲絢質斯貴矣玉有圭璋素有藻績文可遺乎 李翱云滅情以復性不若王弼云性其情久行其正也李雜乎禪王協于易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卽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卽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剖析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窮詰邪說之隱遯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淒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



陽朱子之文乎或謂文與道爲二學道不屑文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使記誦者嗤其陋詞華者笑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蔽未有能救者也荀子曰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故曰枝必類本響必報聲此善學者也傳言失指圖影失形不善學者也故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學者使人繼其志

槃水惟危清水惟微勿澆勿濁乃燭須眉

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明由情以明習之復性

善此言粹矣

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

材生于天不係乎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之教也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化也

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道不苟同于人跡不苟異于俗

鳶肩羔膝蠅營狗苟小人禽態乎煙視媚行影附響承小人婦態乎

莊周李白神於文者也非工於文者所及也文非至

丁則不可爲神然神非工之所可至也

人鬼者幽明之故也死生者始終之說也明乎明之  
故人焉庾哉人焉庾哉明乎幽之故神焉庾哉神焉  
庾哉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始之原其生也若  
浮而順矣知終之反其死也若休而安矣故曰未知  
生焉知死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  
之於一象至人哉

天形正圓如虛毬地形正方如博骰

君子之中庸不偏不易以爲道也君子而時中隨時  
變易以從道也

爲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悲其爲文爲文而欲一世  
之人好吾悲其爲人此幼清之格言吾黨之炯戒乎  
紛華逐欲而生純朴從物而死

杳冥罔象卓爾之障也接構心鬪浩然之寇也

衆流旣分其源則散衆情旣出其性則毀

六欲興而眞靈缺矣五蒸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  
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闕至矣

牛馬者家蓄也縱之坳牧則悍鷹鷗者野鳥也一爲  
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



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人肖天地也

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序卦輪衍之義也雜卦反對之義也

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其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水火交爭鼎在其間兩國交兵使在其間

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知外見者朴之散也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出則元亨處則利貞貞元者出處之則也默則立象語則成爻爻象者語默之檢也

君子立教之不隱也如影矣受命之不諱也如響矣禮以考敬樂以敦和射以平志御以和心書以綴事數以理煩皆藝也禮中容樂中聲射中鵠御中軌書中文數中算皆游也

推情合性敷落之教之說乎滅情合性旁行之教之說乎觀乎彼所見則殊異乎吾所聞則一

水涵太乙之中精潤百物而行乎地中風涵太玄之中精動百物而行乎天上

舉日章則行晝月章則行夜龍章行水虎章行林鳥  
章行陂蛇章行澤狸章行陸狼章行山易曰來章書  
曰平章詩曰綏章章物也  
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也句者局也聯字分  
疆所以局言也

五帝之前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故孔子贊易黜  
八索序書汰三墳傳信不傳疑愛道不愛奇也  
華騶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  
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哉  
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

泣血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  
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悅而匹  
偶之瀆甚矣

淡所見而甘所聞貴其耳而賤其目榮古陋今黨往  
讐來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書曰凡人未見  
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若不克由聖

霧滃而蟹螯枯霜下而蚊喙折月虛而魚腦減星實  
而豕膚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



情厭性陰乘陽末逆本人詭天

綏如安裘晏如覆杼靜而極也行以菜薺趨以肆夏動而則也

聖人爲天口賢人爲聖譯

道以噐萬人與天期故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

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鄒忌子一徽而威王終日悲進乎道者技已末感在心者物已微

厲利劍者必以鈍砥擊堅鍾者必以濡木書剛紙者必以弱翰輔強轂者必以弱輻

大寶無爲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構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輻各以其力旋萬事紛紜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糟粕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迺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故曰終日行不離輜重物不精不爲神數不妙不爲術離朱不能說其目公輸不能說其手

約法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

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孟子語齊宣王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褐侏儒有餘酒而歿士無克藿咎犯語晉文公也

古人祭以肺爲重食牲以肩爲重

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炁則氣泄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善養氣則無是矣

劉歆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必勞夏

宮冬律雨雪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

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出行書狂而草書聖

狼望未平冠軍辭宅馬池猶隔雍丘遜邸

嚴挺之寧不作相不見李林甫崔隱甫寧不作相不見牛仙客

漢劉熙作釋名吳韋昭作辯釋名漢劉向作說苑唐劉覲作續說苑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象星辰授民事立閏月定四時羲和其隆也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



明時應天順人湯武其盛也故以曆象係之革  
立秋浚井改火冬至鑽燧改火

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朴散

貴清靜者以席上爲腐議東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  
六家之旨旣已異矣三語之椽強而同之

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蝕

醫和曰晝選男德以象穀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程

伊川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一箇負矢百羣皆奔

朽瓜化爲魚陳麥化爲蝶

犀有通石有暈珠有光木有瘦皆文也

髮上生心之餘眉傍生肺之餘須下生腎之餘

鐸穴由於足響膏地起于多明

漂於衆沫惡利口之覆邦也病於尺喙惡巧言之傷  
類也

化赤漸乎鄰丹爲黔資乎邇墨

賈誼之過秦以諭漢也陸機之辯亾以警晉也

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

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吾未敢以

爲然也

律居陰而治陰因地主氣也故曰三命爲律觀情以律曆居陽而治陰因天主事也故曰五星爲曆觀性以律

鍾期久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亾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烽主晝燧主夜

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

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少而多之也滇雲稱山曰長坡貴竹名雨曰清露多而少之也

寡婦哭城城爲之崩亾士歎市市爲之罷積精曰誠

積誠爲精也

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

投醪飲河旨不及吻而士卒戰氣自五也分囊饗糈甘不踰嗑而士卒戰氣自十也

鴈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

齊歌曰謳吳歌曰歛楚歌曰些巴歌曰嬿

天有八風噫氣也地有八聽孔竅也

赤色者鳳青色者鸞黃色者鷓紫色者鸞白色者鵠

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寧爲蘭摧蕙折不作蒲芬艾榮

寧載于義而歿不載于地而生志士烈夫古今一揆



乎  
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  
神不可測化不可爲

明月夜光多逢按劍陽春白雪難爲賞音

冰壺不可與夏蟲饗秋月不可與俗士賞

施之則雨潛之則潤坊之則塞畎之則流君子之道  
譬其如水乎

夙夕爲夜其夕惕乎白辰爲晨其日乾乎造書者深  
於易矣

驩驩不總轡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非隋侯之掌

故曰賢才出國將昌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喻也天子如堂羣臣  
如陛衆庶如地亦喻也京邑猶身王畿猶臂四方猶  
指亦喻也文章蹊徑遠矣哉

興行墜典整緝焚綱

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鼈咸若龜龍乃遊故戮民則  
士徒養民則賢致

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水之發源壅闕  
則污泥疏濬則川沼

與日同度謂之朔邇一遐三謂之弦衡分天中謂之

望光盡體伏謂之晦同明相併異明相消謂之交蝕  
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易之象有三地上有水地中生木實象也天在山中  
風自火出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遯矣澤中有火可  
以革矣意象也

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  
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  
快困于陳蔡之間乎終以譽命得于桑落之下乎

桑落

事見荀子

古人訓詁緩而簡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

數用今之存者爾雅說文而已

章句之病黨姑護朽守缺保殘有不非服鄭之陋無  
是正左班之忠故曰依義莫依語師心不師迹難矣  
哉

周宣歌澤雁孟子諷野殍其流民乎韓非陳五蠹商  
君論六蝎其流士乎安流民易處流士難

龜取生數一三五七九著取成數二四六八十

主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

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宜墳箎寄伯仲之  
睦琴瑟懷志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



故曰成於樂

秦箏多撮琵琶多撥篳篥多擘柳琴多擊  
玉篇起說文棄楷絲易籀學廢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二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成都楊 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瓌語

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不謂性者所以盡性也不謂命者所以立命也善用之則互相發而交相養不善用之則互相失而交相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

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竝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竝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魏女色豔鄭袖鼻之朝吳忠貞無忌極之故曰女無美惡士無賢不肖

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難矣哉漆園歎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禮之心悃悃樂之意歡欣欣悃悃以玉帛效心歡欣以

### 鐘鼓驗意

不發橫難不得縱說不發苦語不得甘對

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也剛勝柔故金勝木也專勝散故木勝土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禹將受位迅風靡木有其德無其咎也成王信讒大風拔木修其德免其咎也

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

鏡以鏡影鏡亦有影兩鏡相鏡影以重影故曰與影競走悲夫

古禮容磬折以爲恭微磬以爲中故坐以微磬之容



行以微磬之容趨以微磬之容跪以微磬之容拜以  
微磬之容立以微磬之容磬之中恭也日磴磴然小  
人哉磬之末失也語曰恭而無禮則勞磴古  
磬字  
鐸以聲自穴膏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  
來措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翠以羽殃身蚌以珠致破  
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  
投塗則陷詩曰載胥及溺

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  
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  
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

者勝又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  
下莫能與之爭

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  
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以  
推理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至非  
蛇說也陣說也取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非馬說也兵說也

曹伯好田則公孫疆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至商辛  
淫酗則惡來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

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變風息

張子曰造化之妙則糟粕煨燼無非教也猶莊子云瓦礫粃糲無非道也例是而言東坡深於文者也故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也張旭深於書者也故歌舞戰鬪皆草書也

秦有誓而書亾魯有頌而詩絕

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三歲平津對策

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判矣詩話出而詩與言離矣

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

樂以忘憂君子也以樂惜憂小人也易曰鼓缶而歌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其忘憂乎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易曰飲酒濡首詩曰俾晝作夜其惜憂乎

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于世人其舍諸鯨之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蛙消龜息熊經鳥伸

鬼谷子書有押闔篇押音擺押之者開也言也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飭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孟子所謂以不言飭之也



白虎通諸侯之學曰類宮半者象璜也今或書作黷  
宮者非宜作璜宮也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詩中唐有甃鄭注考工記堦前若今辟穢也分其督  
旁之脩以二分爲峻蓋今辟卽甃也穢其道也中央  
爲督峻其督所以去水今按督者匠人言督線縫人  
言督縫醫家言督脉皆訓中也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  
家矣

唐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身多渴筆渴筆枯無墨也  
在書家爲難

智永臨右軍帖末云玄度忽腫至可憂慮疾候自恐  
難邪史乃稱許玄度服巨勝莫知所終意以爲仙去  
也亦誣矣自古史傳稱仙去者寧非此類邪

張又新煎茶水記粉槍末旗蘇蘭薪桂陸羽茶經育  
華救沸皆奇俊語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聲弘以  
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  
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



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  
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切旣當急就之其事當又流亾  
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功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  
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  
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爲衰衰國之  
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亾國之樂也應相生應  
卽爲和不相生應則爲亂也

晉世不惟士人語清標玄致而釋子輩語亦復可聽  
高僧傳所載是已如鳩摩羅什偈云哀鸞孤桐上清  
音徹九天慧濟謔寶淵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作文

章今卿白麓未到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  
杖耳道賁聞蟋蟀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薛道衡稱  
則公之文曰屢發新彩英英獨照慧常聞梵唄曰疊  
疊溜溜似伏流之吐波又曰却轉弄響飛揚長引聲  
發喉中唇口不動又曰以哀婉爲入神用騰擲爲清  
舉文句則如端夏多隙無事忽景又云依義莫依語  
又云當爲心師不師於心又云籠食詎貴釣餌難嘗  
又云忘懷去來者朝市一江湖眷情生歿者幽栖猶  
桎梏又云沙漠織寒長風負雪又云莊衿老帶彈沐  
斜埃又早帳風首春席雲阿又云雖淚至之有端固



憂來之無非使入世說固不能辨也  
民不得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漢注引太公陰符語  
也

樂叶圖徵云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  
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陽樂黃鍾陰樂蕤賓也  
序例曰凡端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  
書祥瑞見于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容或虛飾  
故書某處上言也

唐庚曰三桓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  
室而奪之權曹操諷漢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  
廢冀州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  
心乃欲自立元姦人欲濟其邪謀者未嘗不引經術  
也

阮籍登廣武而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謂沛  
公爲豎子乎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晉魏閭人耳李  
太白詩沈醉呼豎子往言非至公亦誤認嗣宗語也  
東坡詩聊興廣武歎不待雍門彈

古書解者多失其義遂害于理尚書注怪石之貢以  
爲奇怪之石若後世靈壁太湖嵌空玲瓏以供戲玩  
是禹爲牛僧孺米元章也又解禹貢三江之水味別



是以聖人爲品水鬪茶如陸羽張又新之流也戰國處士謂舜塗廩浚井遭焚坑而不死列女傳又謂二女實教之是以舜爲左慈劉根而二女爲李全之婦劉綱之妻也靜言思之皆可發一笑

爾雅曰坳謂之坳注坳堂隅坳端疏坳者堂角也一名坳又曰坳名見于經傳者有三禮明堂位反坳出尊崇坳康圭及論語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坳此三者兩楹之間以土爲之非經所謂也案既夕禮云設于東堂下順齊于坳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付于南坳南列此經所謂也鄭注云坳

在堂角然則堂之東西角爲東坳西南角爲西坳故郭云在堂隅坳端也說文坳屏也坳垣也引詩乘彼坳垣諸經音義坳古文店字陳祥道禮書曰坳者以土爲之記曰反坳出尊語曰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坳此反爵之坳也記曰崇坳康圭此奠玉之坳也記又曰士於坳一此皮食之坳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坳南大射將射工遷于下東坳之東南士喪禮牀第夷衾饌于西坳南既夕禮設於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此堂隅之坳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坳出於尊南故曰



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  
尊於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  
坫管仲之反坫故孔子譏之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  
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坫在北  
陳爾雅曰坫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此堂隅之坫也  
鄉飲鄉射燕禮皆奠爵于篚則反爵于奠坫特兩君  
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  
公側受罍玉而不康之於坫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  
鄭康成解康爲亢非也按陳氏說坫義爲詳惟失引  
汲冢書回阿反坫此外向之坫也

孔叢子載孔子高謂平原君曰重違公子盛旨漢書  
孔光傳重違大臣正議東坡晁錯論又重違其意重  
難也言難違其意而勉從之也近世不達此語以重  
爲重大之重失之矣

孔穎達云少皞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  
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  
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  
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  
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  
亦可謂崛強者哉



程明道云五運六氣須是堯舜時五風十雨方有驗而可行

文選王巾字簡棲作頭陀寺碑者說文通釋以爲王少少音徹朱子易傳屯字象少穿地

史通云史記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卽爲列傳劉知幾蓋及見相如集也然文君夜奔事亦不自諱何哉

五福不言貴而言富蓋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則知貴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游氏禮記解云

人言之言宜作事字

孔叢子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言之應乎天也堯旣得舜歷試諸難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清陽和五星來備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此說與注疏合意古相傳如此今以大麓爲山麓是堯納舜于荒險之地而以狂風霹靂試其命何異于茅山道士之鬪法哉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丘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



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  
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  
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  
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  
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  
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  
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辨左氏亦不知有君而  
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  
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  
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象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

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  
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  
季氏貳君何常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  
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  
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  
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注不解五雲之義嘗  
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道七曜于中階  
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



五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  
卒不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自有所據或入蜀  
見此碑而用此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  
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  
有考證以一行之邃於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  
洽聞而猶未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歿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  
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  
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歿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掇于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單固謂嵇康曰老奴汝歿自其分樂廣曰誰家  
生得寧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談而  
世人以爲上之二言不失清雅下之兩句殊爲魯朴  
何哉周漢世遠事已成古魏晉年近言猶類今已古  
卽謂之文猶今乃驚其質作者乃怯書今語勇效昔  
言不亦惑乎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于秭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者也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郅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漢末之董承耿紀晉初之諸葛母丘齊興而有劉康表粲周滅而有王謙尉迥斯皆破家殉國視歿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

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靈必切齒于九泉之下矣太史公之爲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於漢文帝尤加詳焉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

予觀藝文類聚見東漢婦人徐淑與夫秦嘉兩書又觀玉臺新詠見其與夫詩皆麗則可誦又考史通稱其動合禮儀言成規矩夫死毀形不嫁哀痛傷生可謂才德兼美者也范曄後漢書作列女傳乃舍淑而取蔡琰何見哉



說文胥蟹盃也言其肉胥胥解也字訓云蟹之美在足故从足周禮唐人注青州之蟹胥集韻作蜻音四夜切

王伯厚云嘉量之銘祭侯之辭皆極文章之妙而梓人筭篋之制文法竒古蓋精於道者兼物物而後能制器莊子所謂梓慶削木爲鑿鑿成見者驚猶鬼神以天合天道與藝俱化豈物物而雕之哉

古歸藏易今亾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溲小畜作毒蓄大畜作夬蓄艮作狼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

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無妄作毋亾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霖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

字訓云穀日出之色櫨日入之色穀字見說文櫨音柳周禮衣袷柳之材註柳之爲言聚也諸飾之所聚尚書分命和仲度西曰柳谷故書袷柳作接櫨鄭司農云接讀爲涇櫨讀柳柳者諸色新聚日將沒其色兼有餘色故云柳谷引之以見柳有諸色說文亾象髮謂之髻漢書五行志有雲如炎風亂髻髻亂髮也古文作亾借作坤字今文作髻



文選冥火夜火也楚辭懸火今之提燈也六韜雲火施於雲梯之上者

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淵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

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由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賤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



大哉

洪容齋作汪莊敏銘詩凡八十句真可與韓公會合  
聯句相敵今錄于此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  
王將相曾是有種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谿之淚是  
播是稔孰丰厥培執此珪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駟沈  
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名第稍辭泮泮橫經湘沅士  
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琫應龍天飛蒼蔚雲滃千  
官在序摩厲從吏吾惟片言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  
者忭悚端顏殿圮聲氣不動顯仁東攢巫史呼洵昌  
言一下恩浹千家獯鬻孔熾邊戒毛毳媿嬰當位左

掣右壅公去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耀誰不憤踊逐  
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啓旆籌檄倥傯業業荆襄將  
懦曰拱投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捷系踵佛  
狸歸骹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摻摠亞勛贊冊國  
勢尊輦督軍載西寄責深重方規許洛事援秦隴符  
離罔功奇畫膠奉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夾  
道歡擁御未鬯病癖且癩曾不慙遺使我心懣湘  
湖高丘草木蔚蔚維水容裔維山龍從矢其銘詩詞  
費以冗奈何乎公萬禩毋聳

繇釋何君閣道碑洪文惠跋稱其字畫之妙云退筆



如塚未易窺其藩籬蜀士袁夢麒作漢制叢錄亦稱之云在雅州榮經縣西今不知尚在否也

淮南子云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况人乎注聾蟲喻無知聾蟲之名甚奇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蝟蚌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蠡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蜆十曰虾江十一曰蘆虎十二曰彭蜺又有黃甲鼃鼃蟬蟻在海中鼃鼃島之東此可補蟹譜之遺然蟹譜亦甚略首不引汲冢書海陽巨蟹其殼專車何邪

尹子環龜脫兔之法謂兵法也孫武子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環龜出司馬用衆篇云歷沛歷汜兼舍環龜謂環陣如龜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三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

成都楊慎用脩著集  
新安汪宗尼仲逸校訂

璣語

嚴助相具經曰堯懸貝殼於鳩宮貝殼以貝飾殼也  
鳩宮他書亦未見

唐詩多用雲府字出庾肅之山讚所謂雲霞之府也  
盛弘之荊州記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  
之天帚

琬液瓊蘇皆古酒名見醉鄉日月



陳蕭鄰詠復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  
學楚寬帶爲思君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略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於隨筆予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于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  
又以生歿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實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  
尤精可比于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凋  
於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于子玄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歿不幽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僕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躡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竝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宋人四六如才非一鶚難居累百之先智異衆徂遂  
起朝三之怒水利云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隙之謠四六中古文也  
韓詩外傳載孔子南入楚見阿谷之女而令子貢與  
之言容齋已辨其妄予觀孔叢子載平原君問子高  
曰子之先君南遊乎阿谷而交辭于漂女信有之乎  
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

之所爲也又觀王逸楚辭東方朔七諫云路室女之  
方桑兮孔父取以自侍注謂孔子出遊見采桑之女  
一心不視嘉其貞信遂取以自侍亦此類矣其妄皆  
不待辨

樂律五音之外有二變聲曰變宮變徵史又謂之閏  
宮閏徵閏卽變也

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  
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蜎韓非謂之五嘉

嘗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  
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



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  
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此言也虞邵菴常舉以教人誠讀書之良法也

佛寺曰香界亦曰香阜江總詩息舟候香阜悵別在  
寒林高適詩香界浪羣有

常璩華陽國志云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  
歿于此地遂埋焉今元馬塚是也縣有元馬祠土人  
牧馬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今名元謀土語謂馬  
爲謀

敖陶孫噐之評詩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

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饑鷹獨出  
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  
絳雲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  
韋蘇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微孟浩然如洞庭始波  
木葉微落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  
山東父老課農桑事事言言皆着實元微之如李龜  
年說天寶遺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  
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  
恍無定處韓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  
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



寒松張籍如優工行鄉飲醜獻秩如時有談氣柳子  
厚如高秋獨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  
鐵網綺密懷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  
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歐公如四瑚八璉正  
可施之宗廟荆公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爲功  
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  
聖俞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  
傷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  
求識賞韓子蒼如黎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  
聖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陳獨唐杜工部

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薛符溪云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  
之枉策蓋秦楚嘗盟于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  
執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繆  
矣

漢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爲  
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乃遣吏按  
陵旁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  
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故阮公詠懷詩  
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  
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  
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竝美祭祀而清廟雲  
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  
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

司會之屬

言師者訓其徒

甸師之屬

言職者主其業

職內之屬

言衡者平其政

虞衡之屬

言掌

者主其事

掌舍之屬

言氏者世其官

師氏之屬

言人者終其身

庖人之屬

不氏不人權其材也

宮正膳夫內外饗食之屬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隕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宋乾道二年定中興十三處戰功張俊明州吳玠和

尚原饒風嶺殺金平韓世忠大儀劉錡順昌張子蓋

海州李寶海道邵宏淵正月浦橋虞允文采石李道

光化次湖劉錡阜角林王宣汲靖確山凡十三而不

及岳武穆蓋秦檜之黨猶存掩之也

宋乾德中牂牁人貢召見詢問地理風俗令作本國

歌舞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卽今蘆笙也予在大理



見之嘗作蘆笙吟五解其辭云蘆笙吟蘆笙吟可憐

一寸匏能括四海音一蘆笙吟蘆笙吟可憐一節蘆

能通四海心二昔我聞蘆笙乃在盤江河河邊跳月

歌令人玄鬢皤三今我聞蘆笙乃在開南橋短歌和

長謠從夕至清朝四悲亦不在聲歡亦不在聲昔聲

與今聲不是兩蘆笙五

管子曰攻堅則軻乘瑕則神唐憲宗欲平藩鎮張弘

靖以為先淮蔡而後恒冀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朴以

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劉季裴曰自古守淮莫難于謝

玄又莫難于楊行密謝玄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

之眾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  
師眾寡殊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  
入淮也

六書合體為字上下左右可以相易如秋之與𦉰

之與酬相易而音義同惟重東為棗竝束為棘日乘

干為旱干從日為盱此則不可易又不知何說也

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說者謂鷹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未驗無以知其

然否也

後漢禮儀志清明騎士傳大唐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丹鉛總錄



又魚鑰清晨散九門天街一騎走紅塵則其制古矣  
廢之當自胡元入主中國時也

北堂書抄載東方朔與公孫弘書云同類之遊不以  
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  
偃伏以日數哉撫塵謂童子之戲若佛書所謂聚沙  
也

知梵志翻着鞞法則可以作文知九方臯相馬法則  
可以觀人文章

吹臺卽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史稱平臺  
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爲雪賦又名雪臺

唐宋務光諫疏云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  
服名曰蘇莫遮渾脫隊卽所謂公孫大娘渾脫舞也  
蘇莫遮胡帽今曲名有之

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  
五十步勾欄甚嚴飾勾欄之名始見此王建宮詞風  
簾水殿壓芙蓉四面勾欄在水中李義山詩簾輕幕  
重金勾欄李長吉詩蟬蛄弔月鈎欄下字又作鈎宋  
世以來名教坊曰勾欄

唐詩春寒側側掩重門王介甫側側輕寒剪剪風許  
奕小詞玉樓十二春寒側側呂聖求詞寒側斜雨側寒



字詞人相承用之不知所出大意側不正也側寒字甚新特拈出之

魏鶴山云吾鄉觀物張先生行成文饒頗得易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玄通靈等凡七書而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知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也其書惜不傳而世亦罕知其人矣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復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亾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



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闔  
風至而蜻蛉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考  
古今節候之異因備錄于此

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名  
北斗爲天綱本此予嘗與客夜坐客指北斗曰此天  
綱星非北斗也予因笑曰昔人謂文選只有班孟堅  
文無班固文觀子之言信矣其人亦不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  
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  
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曰

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可也  
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雖禹復  
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避高就下  
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  
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修治徙東從西  
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  
之言可爲百世法

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于玄德而非忠於漢  
獻以漢獻尚在而玄德之立爲不當也此說謬矣習  
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



號先王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  
覩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蓋亦未嘗見此論也寡  
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  
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諸葛恪與陸遜書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  
張子厚云以衆人望人則易從其言本此

南史何點不入城府而性率到好狎人物時人重其  
通號曰游俠處士然觀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  
門遁去竟陵王子良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  
岫息心則亦甚介矣

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頻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  
以公事彈恢此亦與綠珠事相類

杜詩銜杯樂聖稱避賢用李適之避賢初罷相樂聖  
且銜杯句也今本作世賢非更取楸花媚遠天今本  
作椒花非椒花色綠與葉無辨不可言媚

說文重束爲棗竝束爲棘洪邁曰棘與棗類棘之字  
兩束相竝棗之字兩束相承沈括曰棗棘皆有刺棗  
獨生高而少橫枝棘列生卑而成林以此爲別其文  
皆從束束音刺木芒刺也束而相戴立生者棗也束



而相比橫生者棘也不識二物觀文可辨古人制字之妙義如此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又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棗棘二字亦何異於畫二木哉東坡跋潭帖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乃知潭帖勝淳化多矣希白錢易也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適便易持李善注謂適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適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爲馬策適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爲適故潘岳笙賦云脩適內辟餘簫外透裁以當適者餘器多裁衆適以成音此

笛但裁以適五音皆具當適適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此可正選注之失故宜表出之

苧粟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苧者今訛作苧粟沈存中嘗辨其非矣杜詩園收苧粟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苧粟解作蹲鴟之苧一何遠哉

朱子語錄謂與大顛書乃昌黎平生死案嗚呼晦翁之言抑何其秋霜烈日邪愚考韓與大顛書刻石于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爲出於韓何哉李白作

歌贈懷素不足以損白之名而韓公以道自任一與  
顛書則所損多矣世人多不成人之美雖心知其非  
乃乘瑕蹈隙而擠之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  
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羸人闌增以  
誣韓公也以此證之則歿案猶可翻也嗚呼至公無  
我之心自聖人以下皆不能矣古人謂公論百年而  
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莊子曰膠膠擾擾乎膠之一字下得不苟韓退之送  
高閑上人序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又云一死生解外  
膠字正應前不膠於心之膠膠之爲物有粘着之意

解則有類敗不黏之意韓公用此二字亦不苟也語  
雖本於莊而得韓之拈出莊意益明乃古今兩敵手  
棊也杜工部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蘇東坡云走馬來  
看不動塵而杜公語益精神焦氏易林云過時不遇  
侶如旦饑而毛詩怒如朝饑之義益明又云枝葉盛  
茂召伯遊暑而毛詩甘棠之義益明非如後人蹈襲  
之比也



丹鉛總錄卷之二十四



